

孔叢子

一



據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影  
印原書版框高十八·一釐  
米寬十二·七釐米



提點廣南西路諸州軍刑獄事兼奉路勸農事朝散郎守尚書屯田郎中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臣宋 咸撰

孔叢子者乃孔子八世孫鮒字子魚仕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先君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己之事凡二十一篇為六卷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為賦與書謂之連叢上下篇為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號藏書者所得本皆豕亥魚魯曾不堪其讀臣凡百購求以損益補竄近始完集然有語或淺因弗極於道疑後人增益乃悉誅去義例繁復隨亦刪定因念彼鬼谷尉繚庚桑靈真浮夸汪洋之說尚且命氏于世矧是所載皆先聖之言三代之術我之要在焉非諸子之流也又可泯而不稱耶故敢具所以然注而示諸學者至嘉祐三年戊戌歲二月日臣咸謹序

孔叢子卷第一

臣咸注

嘉言第一

一是書之第乃以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衿子孫之言為之先後嘉言名篇者取夫子應答之善言云尔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萇弘周大夫萇叔也

之子文公卷也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河目言深且廣陰言

也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龜背言肱長背隆長九尺有六寸成湯

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廉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

亦聖人之具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微時當而諸侯力爭

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

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言仲尼雖不得其位以行堯舜文武之道亦可正統紀而已祖述憲章然既

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惠公陳悼太子師之子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末終而坐法

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監吏即監起臺之吏夫子適陳聞之見

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

臺末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遽竊赦

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

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仲尼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蓋言九州之有六州餘一

分冀青兗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文王受命

作邑于西且乃及靈臺所以觀破象民舉其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

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王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

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蓋三十之男陽之

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組紉織紵者組紵也紉織也紵女子

之所有事也謂之黼黻文章之義黼若斧形黻若兩己相反赤與青

之黼黑與青謂之婦人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

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

夫養子也

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梁丘據齊大夫子據也遇虺毒三旬

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

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

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將安施意欲梁丘

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

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瘳諸有

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已上衆人為故此故各言其

方欲售之以己人之疾也醫物而遂曰售此九言其方者稱其良

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寘其私焉私語竊訪齊之所以危亡曰齊其危矣

譬若載尤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

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殺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

病不可為醫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

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軛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

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後田常殺簡公田和子廩公子

齊東郭亥亥齊大夫東郭賈之病賈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

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立不足與計事指子責使答之子貢謂

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

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姑且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

斷上上懸之於死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絕

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

而填之填猶馬奔車覆六轡不林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

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

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諱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

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

之近類也謂倫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

則足以懼之喻謂若此與之

論書第二論書者蓋仲尼與諸侯弟子析白尚書之義安自子張問聖人

易之於此首受命治有經在下子夏問書大義凡三事舊在嘉言篇臣感今

庶一貫焉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于文祖何也孔子  
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受命於天者順  
武而何受命於人者順人以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

心又死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聖人以百姓心為心故詩書易春秋之為教本於是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者昔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

无怨女外无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

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能面室家之

端為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

在則曰告婚若已殁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

頑嚚也不孝有三後為大故舜不告而娶父頑母嚚然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父頑母嚚雖堯

元聖亦元如之何

子夏問書天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臯陶謨

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

典可以觀美謂君聖臣貞稱禮樂之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謂位賢運德

臯陶謨益稷可以觀政謂典章教象之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辨

泰誓言可以觀議謂天命五誥可以觀仁謂平民之人甫刑可以觀

誠謂欽恤之戒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卒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尽而不怨咎順而

不誦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

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德昭則異變况於人乎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

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覆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

範乎心悅於德而錫之福以至乎大中非諍中見外而何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

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龍子趙岐謂古之刑者蓋嘗有此語敢問何謂

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以龍子失書言之義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

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々然若星辰之錯  
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裔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  
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瓌室編蓬  
戶瓌室猶穴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  
忘已貧賤故有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  
之義勿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愀然不嘻子殆可  
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表者禮樂仁義之美  
夫關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麓錄也言以風雷雨迷何謂也孔  
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於  
尊顯之官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來備列風雨  
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也尊也尊而祭之有六神禋者煙  
也也精者言其精肅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  
太昭所以祭時也壇曰太昭以祭四時大大也昭祖迎於坎壇所以  
祭寒暑也祖送也言或迎寒而送暑或迎暑以送寒主於郊宮所  
以祭日也王宮主曰郊宮猶王宮祭日壇夜明所以祭月也月主於郊

明幽棗所以祭星也祭星壇曰幽棗言星則昧於零棗所以祭水  
旱也祭水旱壇曰零棗者蓋零者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子太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之享商書盤庚季桓子  
問曰桓子魯正卿季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

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臣  
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  
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且死難雖

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目生則有列於廟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於高宗特已為毀廟報謂祭也以報其德

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

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有毀廟之主藏於寤室宗則出之此制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

蓋當時然歟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前列

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立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礼者

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之祗之威之顯民何謂也周書康誥之文言

敬畏可畏以此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

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

者以示民而國不與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莫高山夏書禹貢之文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

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礼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岳視三公

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端然高

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貞用出

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與吐風雲以通乎天地

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万物以成百姓咸饗食此仁者之所

以樂乎山也

孟懿子孟懿子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問書曰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

前有疑後有承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

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貞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

四鄰晉附植相附奔轅猶實集亦作隣以免乎牖里之害文王得四日以免牖里之害即敬臣生闕大南宮核

也大顛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



也門人加親非是豈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  
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  
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  
臣陳氏齊大夫之家臣有辭焉為解也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

書所謂明德慎罰周書康誥之文言文王能陳子明德也罰人而  
有辭非不慎矣孔子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

成王既滅三監以其弟康叔為衛侯曰孟侯者孟長也言以康叔為五侯之長若方伯然周公以成王之命作  
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

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  
心而慮之眾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

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未有過言則安得聞君子  
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周書无逸篇之文言湯孫太甲為王不義伊尹放之桐宮公西赤曰聞  
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蓋赤也嘗聞

焉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以除  
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

憂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  
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哀公魯定公名糝書稱憂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庶尹允諧何謂也舞典之文言憂之作樂感百獸相率而舞則人神和可知焉孔子對曰

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  
樂和則天地且猶應之况百獸乎憂為帝舜樂正實能以

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於樂乎孔子曰夫

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非所以為政本衆官之長既咸

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

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

聖人焉能和六律均五声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而

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張華博物志解小出有真其形如鼓一足知禮豈非世傳之謬好弗

者之為耶顯以孔子是言也

記義第一一記義者言記夫子答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饋遺也家語稱孔子曰季夫子受之

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

粟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

以吾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

且以吾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

數百人哉

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莊子魯大夫武伯也問於孔子曰古者同

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寮聞

諸老聃昔者虢叔閔天太顛散宜生南宮括五臣同寮以德以

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也四人為服史不載其事老聃有

也公父文伯死公父文伯魯大夫季悼子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

哭其母怒相室諫之相室蓋其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

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

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

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天子死而不

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

賢

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比而已矣家語匡語亦載其事每下言問

既吾善其以對也服也二三編之故供先者祀諸无着色无掉涕无醜麗左

美若夫公父氏之婦知矣劉德損禮故以明其子為公德也

其節與此文異未知孰是為史記所載與此義同

衛出公出公名輶靈公孫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

自言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

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

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

乎昔者舜臣堯言舜自事堯之時官才任士堯一從之言一從舜左右曰

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

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

已也言舜之舉人吾又親耳目之別是已之用耳目无已時矣君苟付可付堯之付舜則已不勞

而員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孫文子衛錫林父也得罪於衛殤公以威叛而奔晉以衛侯哭之不哀知

其將為乱不敢捨其重器而行盡宣諸戚戚乃其所居而善音

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吾知其為知也人未知其

為知也善音大夫二十謂能結其勸以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

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素規去就戶利

攜貳非人臣也尸王也攜貳猶違忒也目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放

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史記稱孫文子攻出衛殤公獻公奔齊遂與

使審孫攻文子文子奔晉復求入孔子使宰予使于楚昭王昭王楚

故衛獻公與此文異未知孰是能珍以安車象飾飾以象牙因宰予以遺孔子焉遺賜宰子曰夫子

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

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切見其言不離

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士而有祿不以為積不

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彫馬不食粟道

則行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見鹿靡

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曰知夫子之

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

息其志欲與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

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貶乎重貶謂象于王曰乃今

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

子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

則配海若子之言行事之實也子曰夫言實使人信之舍實

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天海之言非人所能際極故不若以行事之實

孔子適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辟然後登讓登其階故降

一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

自絕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

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籛籛魯也善事親子路義之後籛以非罪執於衛將死子路請

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二三子皆出金于仲由以入衛

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辟法

九人且猶不忍况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

其身秦風哀三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

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喟然天息貌吾於周南召南見周

道之所以盛也六州之人浸被大正季文於栢舟見匹夫執志

之不可易也雖不見用而不忍去之心論石馬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

也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歲於師而長士以懿政自勵於考槃見道也  
及肯沒也謂之昏聖武公詩稱初穉孫玄猶幸而成然於士而不悶也雖窮處不志君之於木瓜見苞直之禮行也野始於

此於縑衣見好以之心至也大德之盛而使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  
焉其勛也以蠅聲為鷄月先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謀則

非无功而受焉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訓亦至焉於下泉見  
亂世之思明君也謂此宣成於七月見幽公之所造周也王之勤

見焉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非此无以見於狼跋見周  
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綴路之難而終不失其正於鹿鳴見君臣之

有礼也君既將意之厚而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百非桓文所  
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由文王之化於節見忠臣之憂世也大

得不成於戮莪見孝子之思養也後若養關於四月見孝子之  
思祭也小推四月章刺幽王以在位負天下國構禍於棠者華見古之

賢者出保其祿也昏主則不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勸諸侯也  
仲尼君常言法固多矣子思不能及錄但幸其略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間之以告曾子曰嚮也  
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焉幽沈之聲幽則和欲

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  
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孔子孔子曰然汝言是也吾有

之向見猫方取鼠非也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彼二人者孰  
識諸問汝二人曾子對曰是閔子曾子對以焉夫子曰可與聽

音矣

# 孔叢子卷第一

孔叢子卷第二

臣咸注



刑論第四凡此必先民後至於道雖刑為輔亦自庸設故夫子之論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

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无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

是以教重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書呂刑之文言堯命伯夷下謂下

禮以教之然後維以刑折之也夫无礼則民无耻而正之以刑

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文子衛卿吾聞魯公父氏公父氏魯大夫季氏

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

罪者懼无罪者耻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无罪

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礼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

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礼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

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

御之良也无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捨書而用策則馬失道文子曰

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无策馬何

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

也鄭風上叔于田篇言駉服和是以先王盛於礼而薄於刑故民

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亦暴文子曰吳越之俗无礼而亦

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无别同川而浴民輕相犯故

其刑重而不勝由无礼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别男女異器服

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礼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一匱其生飢寒切於

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



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无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屬續若先而刑之

謂之悼弱而刑之謂之克不赦過謂之逆無陶云宥是元大刑故无小是則過雖大可有

焉此去不救過焉逆是逆也道矣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枳一作亦猶傷也夫過則宜宥

罪耶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

赦周書呂刑之文言天不弔死刑服則亦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大禹謨之文言寧失不常之罪

不枉不枉不書曰若保赤子嬰孩亦子然不使失其微周書康誥之文言愛民若安子張問曰聽

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非

怒其人但疾其意之有誣言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

焉愛民而重弃之也是所謂刑人於市與無弃也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

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善惡以喜怒愛惡而何之刑非反古而何

孟氏之臣叛其田之家戶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下

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也且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

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夫禮不

不通意不通則疑所以生疑生則去矣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報焉此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

李廣鏡澤兵世稱其非也子脩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諸有問焉夫子以法度之言焉之復故目而記之

夫子問居喟然而嘆息然天子思再拜請曰孔假字子思孔子之孫鯉之子年六十二

意子孫不脩將忝祖乎也忝辱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

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瞻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

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

子忻然笑曰然乎吾无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以子思知人恐析薪之憂

故所以无憂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

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失能者由於不明



也其君以齊為賞以毀為罰負者不居焉齊已者賞之毀已者罰之則賢人去而佞人至矣夫入主不可不察焉子思問於夫子曰亟聞夫子之詔詔告正俗化民之

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與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言論法則已何必但須禮樂子曰堯舜之

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寬息也若管仲之知是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亦猶子孟軻所謂非伊尹之心則暴秦也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直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疑不能道周其所察

聖人難者難聖人猶難列其

趙簡子簡子晉卿趙文子之子趙鞅也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

憤與簞屨之見投也迴輿而旋之衛息歎遂為操曰或作鳴

韓文亦作簞鳴憤舜華皆晉國之賢大夫也孔子曰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頃此一人而後取及已得志殺之於不義尚知避之况乎哉乃還負手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

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臬鴟言不識鳳鳥而以臬鴟為珍眷然顧之慘焉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晉乃唐堯所都之城黃河

洋洋攸攸之魚既津不濟還轅息歎傷三道窮哀彼无辜既已之道窮復哀彼无辜躬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魯哀公雖迎之而不能賞故夫子作丘陵之歌詩稱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明王之道砥平矢直故

曰登彼丘陵蒨施其阪別施猶崎嶇相屬也丘陵既高且險其阪又崎嶇而相屬丘陵謂王室阪指諸侯仁道不迹求之若遠仁道木近人自以為遠而不能求之遂迷

不復自顯安屯蹇時王諸侯既迷塗塗不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頤也泰山謂魯也言歷諸國既死於社稷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

所用乃喟然而歎復顧魯而還也

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求歎涕霑潺湲言頤

楚王使使奉金帛聘大子謂楚昭王欲以書社地七百宰子冉

有曰夫子之道於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至八

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堯故以天下禪許由而許由遁去

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无文

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言今天下无文王楚安能用我乃歌曰大道隱

兮礼焉基取員公胤兮將侍時天下如一次何之是時諸侯皆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春秋經家公十四年

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與此玄樵於野小殊衆莫之識以為不祥弃之五父之衢

衢名冉有告天子曰麋身而角豈天之妖乎尔雅云麟麋身

義疏曰麟馬足若色圖蹄前端有肉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

柴曰若水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

走者宗麟焉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雁之子曰天子布德

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周宗將滅天下无主孰

為來哉遂泣曰子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

矣乃歌曰

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諸侯弟子有所請而子思訓之非一理故曰雜焉

子思上雜所習請於子思謂諸子百家非聖人之道者子思

曰先人有訓焉字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

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當焉又何請

子思謂子上曰白乎五骨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參則寤焉吾

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

之以學則无感矣性雖誠不加李无以極其道目雖

懸子問子思曰懸子名項吾聞同聲耳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

產時則兄事之子產國僑鄭城公少乃也相鄭為人仁愛而世謂子

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世稱子產乃仁愛之人

兄事子產是謂以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言我不

聖道事仁愛也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

之言也子孫相子之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

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仁愛之衷猶浸水及物自而易知聖

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袂珮婦女舍珠璣言丈夫无服佩

輿其巷哭三月等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

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

皆知焉夫物得浸水則生不得則死故民皆易知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

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无德季孫曰善懸子

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子車一作子居即孟軻也蓋軻常師子

居先儒亦稱軻字子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礼敬

子車其學子上不願也不願言子不樂子客退子上請曰白聞

士無介不見古者主有擯客有介諸侯七擯女无媒不嫁孟孺子

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甚貴從夫

子於鄒遇程子於途鄒國少昊之後仲尼稱傾蓋而語終日而別

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

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尔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時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

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受使者

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早堂上南面立授臣書  
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  
敬也使而送之賓也言賓則送之今書于父所非敢以賓禮送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禮當免言當為不免當吊

不吊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尤吊也荅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

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問於夫子曰季孫季康子肥百世之宗

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充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

國子之尊國子諸侯卿大夫之子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

序列昭穆万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穆公魯元公之子名顯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

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美使談者

有述焉焉之若何願先王教之也子思荅曰以伋所聞舜禹之

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

焉耳言叟斂死善難以私情虛揚之家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魯自悼已甲在桓之家

故死善者可述矣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復問亦有可以利民之事乎子思

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

以賜窮民奪疑寵之祿以振困匱元令人有悲死而後世有

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焉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

正焉非乎縣子頃言夏以建寅為正夫子是則商以子丑為正乃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

舜之所同也夏以寅為正得天數之全故堯舜亦然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

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尔故不相因也湯武革命所以應天故變其正朔蓋

言若受天命然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夏因人心之歸以受舜禪故亦因其朔不改受命

於天者則準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

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言周兼

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文王舍其嫡長伯邑考而立次子武王發微子舍孫而

立其弟微子舍其孫贖而立其弟衍微仲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

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

則異文王今日適立次權也以武王賢故用權而立之公曰苟得行權豈確聖

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可以權教權者見誠而作非可為常教故立

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脫不能順其法違而犯之亦何有異於用權

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口言或舍其賢子而立其聖子女舍其愚子而立其賢子如何子

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

適何以限之言有不及文王者能推其所愛之賢者而立之亦无殊於立嫡矣必不能審賢愚

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脫不能審其賢愚則於廟卜其吉而立之

亦權之義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軻子思弟子也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

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

則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蓋言非財利之利

居衛第七丁思久去於魯以居于衛中有在齊適宋之言蓋本自衛而往故蓋衛明各篇

子思居衛言苟變一作苟變一作苟變於衛君曰蓋衛明公也其材可將五百

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

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勿用也子思

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弃其所短故杞梓

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弃何也知其所妨者細也卒成不

嘗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刃焉弃干城之



存義也其子思在齊二尹文子尹文子齊大夫有書三生子不類

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享也吾妻死不婦吾將黜之子思

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

商鈞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率其多者有此父斯有

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言賢父乃

道之常儻賢父而有愚子蓋由乎天道堯舜是也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

願无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

人也稱其言復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々焉汲々焉如農之赴

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夫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此之謂焉

子思謂子孟軻曰自大而不脩其所以大不大矣日異而不脩其

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志則人莫能

及也禮接於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申祥顓孫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弃至武王而

王周譽之後也帝嚳次妃簡狄生契舜命作司徒為商之祖

人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大王古公實父也王季古也而殷人獨不尚

也言殷獨不追封其先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王王迹起焉

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文王斷虞芮之訟以受命之年伐崇邦退大夷

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粟粟

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无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

人何故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

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立民也耆老曰君縱不

焉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歧下梁山在扶風西北其南有周原幽民之東脩奔而從之者幽在祈平漆縣之東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羊客未詳何許人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

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焉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

固世焉諸侯矣焉得焉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

之時帝乙紂之父王季以功九命作伯禮九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受

官七命受國八命受珪九命作伯受珪瓚鬯之賜禮九命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則六命受

受牧九命作伯猶周召之君焉伯也周召之地在雍州岐山之陽古賈父避狄自

鐵八曰兮矢九曰圭瓚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焉伯

子季應以焉而伯至紂又命文王焉而伯蓋商之州長曰伯謂以文王

為伯而在西也故文王行化而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

故語曰三分天下有其二由朕事契惟與青充一分屬紂矣文王受命

作邑于豈而岐陽周召之地已空故分賜周公召公以為采邑施大王

王季之化於已所職之國傳記言公陝而治者蓋此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朝與之言學焉朝曰尚書虞夏

數四篇善也數四篇猶言四五篇實語然下此以訖于秦費効堯舜之言耳

殊不如也言秦誓言堯舜但効堯典舜曲之言而殊不如子思若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

假令周公堯舜更時易處其書周矣言借使堯舜當周則公樂朝

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焉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

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複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

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言魯同和巷間闕中人亦有如君之言仍答之曰道

焉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朝不悅而

退曰孺子慮吾其徒曰其徒樂朝此雖以宋為舊然世有離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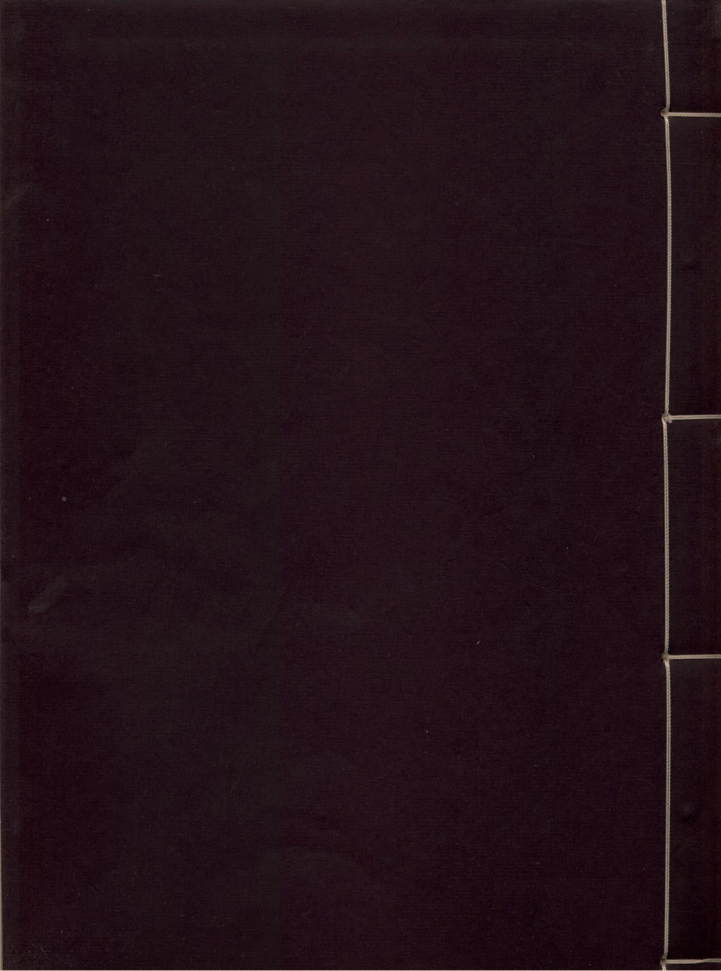


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死於牖里作周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作中庸凡四十九篇以述聖祖之業授弟子孟軻之後數百人禮記中庸篇乃其略也

## 孔叢子卷第二





孔叢子  
二





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潛土為無法

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黷辟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

慶遂南巡五月至于南岳又西巡八月至于西岳又北巡十有

一月至于北岳其礼皆如岱宗歸反舍于外次舍于外次未敢入其宮三日

齊親告于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群廟社稷及圻内名山大川而

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礼也陳子曰諸侯朝乎天子盟

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問諸侯朝天子治与伯主盟魯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

生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礼

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百七十里又男五

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礼與巡守朝會

無變言出此千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其不越封境雖行如國

如在國儀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

也言不率則為淺鄙之人死於知曉

公儀第九魯魯國君公儀高入方論於是而以借專其篇乃知千乘之貴常論之道矣

魯人有公儀借者數本皆作潛詳其行已疑考公儀休之昆弟砥節勵行樂道好古

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魯穆公欲

借子思召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二子借與相

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

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飯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

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

將終身不躡乎君子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

以傷守節之士也言君徒以高官厚祿釣餌以傷公儀子臣不任為君執釣以傷公儀子

閻丘温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温齊大夫也晏孺子元年田乞

與鮑牧以兵逐高昭子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

國惠子而殺孺子

割邑如其邑以償子割邑如溫之子思以償子思曰似雖能之義所不

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豈

制國弗能以其衆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仍縱不能討而又

要利以召女媮非刃行也言要邑之利以召溫之莩不刃行之

穆公問子思曰吾聞龐櫛氏子龐櫛氏魯人不孝其行何如對曰

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則四封之內孰

敢不化若夫過行過行猶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

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也子

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

辭然猶不失其意焉言聞之於人雖非夫子當且君之所疑者時之正辭然亦因得其意

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

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而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穆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言信乎子思

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吾是臣之為

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脩善而人莫知莫知

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

若夫鷄鳴為善滋滋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言己臣

以謂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夫君子疾佞世而名不稱德脩善而不微人之知則後世何述焉故非言則也

胡毋豹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蓋亦隨時乎子

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几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

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或獻酒束脩子思

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



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分則不避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彼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焉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五豎以為分哉度義而行也或者懼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因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柱私門之利結息百姓脩禮鄰國其以也勃矣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勿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能知其足則不取於人何富如之能守其道則不辱於人何貴如之

抗志第十夫帝王之盛而未嘗能屈於道故志節脩則可驕能守其道則不辱於人何貴如之

曾申申曾參之子謂子思曰屈已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思曰

道伸吾所願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古屈已以富貴不若抗

志以貧賤言雖欲屈已以申其志然當時王侯不能

者故不善抗志以貧賤也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

魚之難得者也子思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

而勿視也更以豚之半舂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魚難得

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社矣故邦无道富且貴仲尼之所耻也

子思君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圍喪而服謂子思曰子思未

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弗服子思曰吾豈愛乎

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答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

之服不掃其宗廟尚存其祭祀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无列於

魯无列於魯謂魯无著位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

則舊君无服明不二君之義也言寄臣於衛而為魯君服是有二君矣

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言計雖非而和者皆是之子思曰以吾

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言君能從諫則可以謂之君公丘懿君臣能強諫則可謂之臣公丘懿

子曰懿子衛大夫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藏善也則衆謀不進事

是而臧之猶却衆謀况和非以長乎言事是而自善尚却去衆謀況更和其非日長而无已乎

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之讚已庸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

阿諛求容詢莫甚焉君庸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

不已國無類矣言國當土无難類矣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

言國之事當非壞君曰何故荅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為是而卿大

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吉厯莫敢矯其

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

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夫懷諫之王故君之臣視此足以自戒而懼焉如此則善安從生詩

云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鷓雉抑亦似衛之君臣乎小雅正月刺幽王之詩言

君闇臣愚如鳥之鷓雉雄相類无以別而知之

衛君問子思曰蓋衛君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无非无臣下皆論无敢非

政者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言容媚

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

在朝之士孰片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疏乎是故冀衆射

君之心射度君之所為而諛之而莫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死非也公

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擇

者臨其事必疵言口雖順而心不悅者於事必有所疵病而不從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文子衛之司徒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

總既葬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假其總以改葬諱也非父母無

服無服則吊而加麻非父母无服則其叔父加麻矣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

則其服何服言輪三年而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

焉言父母之喪未葬則衰不變何除之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

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言大功未葬則以所除之服葬

公叔木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定之字謂申申曰吾於子思親而

逝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逝於子子何辱焉子

思答曰義也由祥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司已慢

而不知賢能知賢而敬之不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

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言人之口善我則廣

則必適而慢我非其心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答曰有龍穆者

知我可敬而敬我也子孟子稱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履我知其不為黃也趙岐曰龍子古之

賢人臣威疑龍子即穆也詳其為履不為黃之言止一辨士而巳與

子思所備好飾詳說義類協故不當與占之賢人蓋見子孟子事

為賢人孟軻亦率易牙為知味又得與賢人耶所率但卑其近事尔

徒好飾其詳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

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子良衛賢人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

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鍾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

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當衛敬公時先生魯國之士然二不

以衛之褊小猶跋王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賜謂以教海之言為賜

子思曰臣羈旅於此而辱君之威尊巫臨華門其榮多矣款報

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臣又貧款報君以善言恐未合

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唯違賢不衛君曰賢則

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言未審君以何為賢

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言君必不能用為政之賢君曰何故答

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

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答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

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答曰世農夫也衛君乃盧胡大筮曰盧

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 世臣之子謂 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曰至康叔大

賢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与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

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是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

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

因笑而不受則君取士果信名而不由實者也君至而无詳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率術何如以聖人之道

率權詐 子思曰君無然也射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无功

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

害何足以怨之生尚不足喜何利能動死尚不足禁 故明於死生

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墜然矣天下

脛毛至微尚不以易之而動量其志一本作脛一毛 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

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蓋蓋者簡公也 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天大衆

圖帝何如子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

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去壤汩之也汩亂人之性安而嗜慾亂之故能

有天下者必无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者必有无以名者為者

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言无驕之心則天下与名善言全

衛將軍李之內子死文子名弥牟同寇惠子收復者曰韋媚女復

招魂曰復禮人之死升屋而号告曰畢某 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

復畢美之稱此其內子故曰媚女復 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婦人以夫氏稱禮之云

弗子陽

魯大夫之家臣

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

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死而不能以智知未可

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

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紂季入

齊良知時也

微子啓商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以紂淫亂不能終

齊為附庸之君附屬齊國鄒紅邑季紀侯之弟初齊侯鄭伯許朝于紂

欲以饋之紀人大懼濟難於魯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齊侯懼

之迂其三邑國有旦夕之危而不能自入為附庸故分季以鄭使請季

于齊紂侯大法之後季為附庸先祀不廢社稷有奉季之力也故書字

不書名書入不書叛也夫附庸之君雖先爵命唯能不憂世之乱而

而分地建國為南面之主得立宗廟守祭祀

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世亂則非已所能支身不亡則立可及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怒故戮之

以焉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葬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

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尺虐海內

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迂戮不辜

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

請改之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

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魚不敏切慕下風願師先

生之行幸顧郵之敬師其所謂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

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

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

明否臧立規檢脩匹夫之行之時也言清高之節乃匹夫之為非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

先生之索也先生久降於郵士蓋為賓主之饋焉子思曰彼寄

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末量腹以食衛之粟矣且又朝夕受酒

脯及祭膳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軍馬

之貺言已祀安居於衛无行志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孔子三

馬故雖有爵賜人不論父兄也今重遠公子之盛旨則有陪禮之僭焉若何言

重遠盛意而受之公子曰父已言於君矣答曰不可為人子者

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魯穆公欲以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

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女之子思答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

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切為言之過也

又德度天下之日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內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

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顧先談說之也故工思談

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俛之言是菲富也今君使

俛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

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

未之知乎厚於財色必薄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貪成富問

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別焉

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之能無累乎主曰寡人之言實過

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楚人也耕于蒙山楚王嘗聘之不起孝

彌編衣弄鳥於觀側者書十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穆公

將為相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

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

肖且又無所死亡非人目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周以子

尼推互御豈傲夫不肖蓋老萊无意生雲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

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道

行言德則仕治主立力死所死  
矣石則飛直何死之有  
卒尺相摩舌柔順終以不斲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魯受齊樂夫子遂行  
蓋不能為舌不

小爾雅第十一  
經傳字義有所未暢釋  
而言之於爾雅為小焉

廣詁第一

淵懿邃曠深也去言曰文王淵懿也懿美也封巨莫奔艾祁大也封豕

祈奠皆言大也祈奠皆言大也頡賦鋪敷布也蓋戴壽蒙日覆也鐘宗府最

積灌聚撲叢也詩集于灌才言叢木也械撲擊東成云閱搜履正

具也攻互詁相旬宰營丘治也餘皆常意齒被禪屑索也吉鑿

被其不祥禪于六宗皆言恭也勿蔑微曼未沒無也隆果岸峻高也巢取其巢

通尼附切肩鄰傳戚近也書謂鄰哉未可以疏邵媚官伐美也法

首酒皆言美也賢言不敬繁傷饒夥多也幾蔡模臬法也幾亦可為

法蔡取著青龜爰換亦貿交更易也爰亦為生造奏詭進也索寒

探哀鉤掠採賂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弥宿舊尚久也弥愈滋

弥強益也赫數爽曉昉著讚曙明也數詳皆附龔就因也封

吟際限疆略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梭格扃止也戶取其闔

之義幽暗闇昧冥也最久目質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

汝也控轡挽引也承贊京助佐也尋由以用也要捷集載成也

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撥督撫捨也肄子塹餘也拓斥啓闢

開也杜實充物塞也實物滿也辴率厲勸也勤勉事力也經省

省過也闕缺間隙也迭遞交更也燂剗沒滅也玄黔驪黝黑

也縞皓素白也彤特頰緼赤也淫溢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第二

晏明陽也盱晏晚也等麗數也麗取其數各文文老也會

皆同也交校報也犯而不校舒布展也揚者弱舉也索略求也獲

十得也奚害何也言報也里度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

列厥陳也輟才輻輳與也廢措置也駕乘凌也收戡斂也登錄

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著思也載略行也香襲合也抵享

當也庚徹道也脩杼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勅質正也稟篋

末也延衍散也末沒終也化辨別也菲京薄也復旋還也袒翼

送也走印戎也姓命孛子也性禮所謂子訕顛和也按寤竟也

憾猜恨也艾尽止也捫忿也左氏謂去今奸犯也汨猾亂也縮

續抽也暨捷及也苞跋本也孔獨踐易苛肆臬極也睨題視也

犯肆突也束縻縛也肆從逐也放投弃也葶莖草也暴睽矚也

焮也左氏傳曰司馬司寇列晞焮乾也晞一迪跡蹈也衍演廣也

豪從長也荷揭擔也仍再也徇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殂也躋

陞也戕殘也勦截也辟除也鳳患也譎貞也間非也人无间言

也順退也抗禦也斲取也鉅戲也褊狹也甚忌也左氏傳曰

是甚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斷也書云惟先蔽

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一作締閉也麻菲細也辨使也牧

臨也嘗試也賴贏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為也振投也庸償

也賈償也贍足也曹耦也麗兩也亦作驟數也逞決也越遠也

姑且也哥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登升也勵勉也赫顯

也躋是也不莊也侮才也暨息也大雅曰不解于詰善也原謹

也丰豐也都盛也史稱甚鞅厚也註緩也竟逐也紀基也甚

心教也亦作整頓也勸強也詩小雅云不勸懲一老

迫也燿焮也左氏傳曰資取也質言也餽饋也憑依也藉借

也際接也藁外也闕限也廬寄也萃集也筮倅也无怪也曹



慙也素空也素故也視此也惶往也矜惜也狃忼也觀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填也真亦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第三

諸之乎也諸之乎也旃之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者所歎羨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且也選不黃黃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太夫聲稱遠也碩大膏美也不瑕鄂不韡韡言韡韡也鄂言常棟之新然威也我從事獨財勞事獨多也魴魴甫甫語其大也麀麀光明也慶美慶美語其衆也牝鹿曰麀慶美海物維金雜也雜毛曰羗雜彩曰繪雜言曰吮

廣義第四

凡无妻无夫通謂之寡寡夫曰梵寡婦曰釐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速也速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幸謂以辟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慙心慙曰慙身慙曰送一本  
作竣

廣名第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疇疇猶言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生書去未可以戚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贈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殮殮坎謂之池擴謂之窆下棺謂之窆填窆謂之封宰冢也龍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言去其殤猶  
長殤下殤之人





孔叢子卷第四

臣咸 注

公孫龍第十二

公孫龍辨因是而彼在書于題所以顯其過之正論

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

平原君趙勝趙惠文王弟最賢喜賓客相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

東武城公孫龍喜與白之辨平原君嘗厚待之及即前過趙言至道乃緇

公孫龍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

馬龍之子曰白馬而已何獨以白為如曰以白馬為非白馬

或謂子高曰子高孔穿字孔箕之子及之玄孫年五十一嘗著論此人小辨而毀大道

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交往也吾何病焉

則天下當

往而或曰雖然字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去龍會平原君

家謂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

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誠去

非白馬之學則竅請為弟子公孫龍龍曰先生之言悖也龍之

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為

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

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失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王之

所教能者以孫皇之問尹文也尹文齊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

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

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甚其善所謂士者也

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

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為百乎王曰夫

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足以為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

不鬪是未失所以為士也然而王不以為臣則鬪之鬪所

謂士者乃非士乎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

故見侮紋不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為臣是罰之

也且王以不敢鬪為辱必以敢鬪為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

也言鬪則法所非也言鬪則法所非也也言鬪則法所非也言鬪則法所非也也言鬪則法所非也言鬪則法所非也

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不能治也言雖十人黃帝亦不能治齊王無以應

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佗左之所取也龍強以仲尼去去林

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囿雲

樊孽以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楚人得之

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人得之而已矣

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也夫是仲尼之異楚

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謂馬恃也先生好儒術而非

仲尼之所取也以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同一欲孝而使龍去所

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言雖百公于高夏之應退而

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吾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

眾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

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分而先生譏然欲高逝

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

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言不敢以

春秋記六鷲退飛觀之則六祭之則鷲猶馬也六猶白也觀之

則見其白祭之則知其馬色以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

當矣言鷲之不可去六猶若以絲麻加之女功焉緇素青黃也名

雖殊去質故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

攬牛玄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

所常也舉色名質聖賢所同君子之謂貴當物理不貴繁辭

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之所說於公孫子

高其智悅其行也夫白馬之說智行固存是則穿未失其所歸

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稱此云云猶言者以白馬為非是楚王

之言楚人亡了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孔實

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言楚王不楚人得之欲示其廣

是則異楚王之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為喻乃相

擊切矣八言人者惣謂人也亦猶言馬者惣謂馬也楚自國也

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誠察此理

則公孫之辨破矣去楚則美質平原君曰先生言在理善矣

因顧謂眾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

則否矣使小辨之辭則有合大道之理則否

公孫龍又與子高汜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

言臧之三耳甚辨析臧善也龍以書有四目四聰之義遂以聽天地

云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

辨也先生實以焉何如荅曰然幾能臧三耳矣實難言也

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具者乎亦其從難

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

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詘

李寅言曹良於平原君欲仕之李寅曹良皆趙人平原君以問子高

子高曰不識也平原君曰良嘗得見於先生矣故敢問子高曰

世人多自稱上用我則國無患夫用智莫若觀其身其身且

由不免於患國用亦惡得無患乎平原君曰良之有患時不明

也居家理治可移於官良能殖貨故欲仕之言曹良居家能殖貨必能於官故欲仕

之子高曰未可知也今有人於此身脩計明而貧者志不存也

志不在通言言身不脩會計閻而富者非盜无所得之也不不豈而富豈至非不得其志云皇極之道曰出於儒服第十三故所以首衆說

子高曳長裾振袂袖方袿麤屨筭也筭翁見平原君曰吾子亦

儒服乎子高曰此而衣之服非儒服也儒服非一也平原君曰

請五子言之答曰夫儒者居位行道則有袞之服統御師旅

則有介冑之服肅言辨相亦從容徒步則有若穿之服故曰非一

也平原君曰儒之為名何取爾子高曰取包衆美兼六藝動靜

不失中道仲尼云此為君子儒元為小人儒

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

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

抗手而已分背執路其徒問曰先生與彼二子善彼有戀之

心未知後會何期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无乃非親親之

謂乎子高曰始吾謂此二子丈夫爾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

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常聚乎其徒曰若此二子之泣非

耶荅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於敢斷必不足矣二言事不

能以理斷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蕪之人以位

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讓堯舜千鍾孔子百

觚觚受三升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賢聖无不能飲也吾子

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

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於嗜酒者蓋其

勸厲獎戲之辭非實然也平原君欣然曰吾不戲子無所聞

此雅言也

平原君問子高曰吾聞子之先君親見衛夫人南子又去南遊

造乎阿谷而交辭於漂其自譁信有之乎谷曰士之相保聞  
流言而不信者何哉以其所已行之事占之也昔先君在衛衛  
君問軍旅焉拒而不告色不巳攝駕而去攝取也言顯其顏色尚  
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饗食夫人與焉於  
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  
獲已矣取稱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 若夫  
阿谷之言起於近世殆是假其類以行其心者之為也

戰國用許崇之道塞故有假其  
醜按厚譏神至以行其心人

子高適魏會秦兵將至信陵君懼秦開趙也韓魏公字信陵  
君无忌橋音國兵以投趙  
遂留趙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王忠之使往請公于  
公于歸投魏諸侯聞公將各遣將兵救魏公率五國之兵破  
秦軍於河外走蒙驁乘勝逐秦造子高之館而問祈勝之禮焉  
言祈勝 子高曰命勇謀之將以御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

方為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其  
方之數則北方七人南方九  
人東方十人西方十三人 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

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  
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手再拜受命

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  
官各敬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

射三發轂手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効乃鼓而出以  
即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信陵君曰苟受教信陵君問子高

曰古者軍旅賞人必社祖戮人必於社其義何也谷曰賞功於  
祖告分之均示弗敢專也人君親征必執事臨于社各將帥有別賞  
于廟主之前示不專秉衆祖之義

戮罪於社告中於士示聽之當也人君親征之義社示不行不用  
命委此者則衆之於社主而蓋

社王陰陽子殺焉王屋中故  
亦曰告中於社示聽之得中而當



陳廷性多穢嘗每得酒食輒先發指之然後乃食子志告之曰子無然也似有能者言以器而有昔君子之於酒食有率膏之義無指放之道假其可食其上下如擇假令不効養其下滋甚言益之上下陳庄曰吾知其無益意欲如此子高曰意不可恣也夫木之性曲者以隱括自直隱括可以人而不知木乎子不見夫鷄耶聚穀如陵跪而啄之若縱子之意則與鷄豈有異乎陳廷跪曰吾今而後知過矣請終改之

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謂與齊人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荅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公也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逆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

又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尚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慙焉且曹子為魯三與齊戰三敗失地然後以勇敢之節奮三尺之劍要相公管仲於盟壇丞政其所喪謂子魚指曹子也魯莊公與齊桓公為柯邑之盟曹子以匕首劫桓公於壇請反魯之侵地遂與此數所正地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并乎今燕以詐破又是又不能於詐也臣之稱又稱其武勇才藝不稱其有詐也又兼敗臣固未失其所稱焉齊君屈辭而不黜司馬又

對魏王策十四此篇雖有齊王之問然魏王亦問人魏王問人士所以為患魏王名安釐王子高對曰建

大臣而不與謀言為人大患者言用則知上以昧白疑大臣疑不與謀復人臣言為人大患則射人主心外則擬主之非此謂已矣最人主之大患也言為人大患子高謂魏王曰吾入魏國見

君之二計臣為張叔諫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此  
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荅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  
相稱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貴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  
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言諫智雖與其所

魏王問如何可謂大臣子高荅曰大臣則必取眾人之選舜有  
選於眾非謂不仁者遠矣陽有天下選於眾能犯顏諫事公  
羊斟尹士也皆遠矣故大臣有不出眾人之選能犯顏諫事公  
正無私者許陳事成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傳成則君美  
然于主任之而無疑臣當之而弗避君物其功官行其義然則  
君不猜於臣臣不隱於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是以君主並  
各有得也

信陵君問曰古之善為國至於無訟其道何由荅曰由平政善  
也上下勤德而無私德無不化俗無不移動之所譽政之所是

也眾之所毀政之所非也衆善而貴久之是至公于賢也眾毀譽

是非與政相應所以無訟也賞當其功罰中其罪

齊王行車裂之刑群臣諍之弗聽言于乃齊平公子高見齊王

曰聞君行車裂之刑無道之刑也而君行之臣切以為下吏心

也不苟斥王故以王曰寡人爾民多犯法焉法之輕也子高曰

然此誠君之盛意也夫人含五常之性有哀樂喜怒哀樂喜

怒無不過其節節過則毀於義民多犯法以法重無所措手足

也今天下悠悠士亡定處有德則住無德則去欲規霸朝王之

業與眾大國為難言今天下之士欲規霸朝王之而行酷刑以懼

遠近國內之民將畔四方之士不至此乃亡國之道君之下吏

不具以聞徒恐逆主意以為憂不慮策諫之危亡其所矜者小

所喪者大故曰下吏之過也臣觀之又非徒不諍而已也心知

此事之為不可將有非議在後則因曰君忿意實然

言其意忿民犯法故

具我諫諍必有龍逢比干之禍是為虛首居於忠正之地而

聞推君主使同於桀紂也且夫為人臣見主非而不諍以陷主

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已而惡之資其臣以箕子比

干之忠惑之大者也齊王曰謹聞命遂除車裂之法焉

子高見齊王齊王問誰可臨淄宰稱管穆焉

管穆齊之賢人

王曰穆

容貌陋民不敬荅曰夫見敬在德且臣所稱稱其材也君王聞

晏子趙文子乎晏子長不過三尺面狀惡齊國上下莫不宗焉

趙文子其身如不勝衣其言如不出口非但躬陋辭氣又呐呐

然其相晉國晉國以寧諸侯敬服皆有德故也

趙文子晉辭人子趙武也其中退然

如不勝衣其言呐蓋不山豈諸其口所李晉國晉軍之士

七十有餘家生不及刑死不屬其家此其為有德者也

以穆軀開

方諸二子猶悉賢之昔臣常行臨淄市見屠商焉

屠商蓋言商之為屠人者

身脩八尺鬚髯始戰面正紅白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無德故

也王曰丹所謂祖龍始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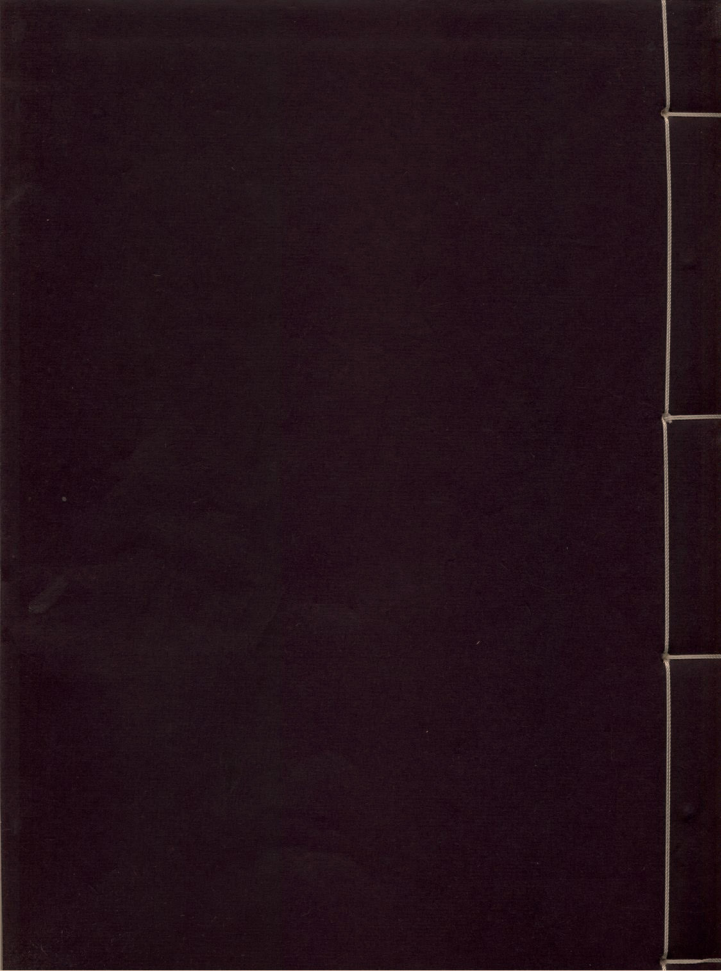
在龍始乃屠商之姓各子高於市見之不知其姓各但曰屠商齊王觀之故曰

是所謂社記始者也

誠如先生之言於是乃以管穆為臨淄宰

### 孔叢子卷第四





孔叢子

三



孔叢子卷第五



臣咸 注

陳士義第十五 是篇多賢否之論故曰陳士義焉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 孔武後名武字子順乃高之子嘗相魏安釐

王年五十七 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為治世也 一作子順

雖蔬食水飲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

爾則魏王不少於一夫 夫一人爾 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

曰魏國狹小乏於聖賢寡君又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

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求受慶於

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

人之後道德懿 即美也 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

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辱貶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

令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李文對曰 季文魏大夫 唯在知人王

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詰帝堯所病故凶在朝鯀任無功

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 言堯豈樂凶凶與乾而用之哉蓋夫知之難知然也 今文之對不稱

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此不可行之說也

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惡在脩仁尚義崇德孰禮以接鄰

國而已昔舜命衆官群臣竟讓得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

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宜

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國 秦王乃得西戎利刀以示關東諸侯

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

征西戎西戎獻銀鍔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 八寸鍊鍔

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 子州記作西胡獻是 王曰



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  
色出火振之皜然疑乎雪焉後漢書李膺傳亦作火毳王曰今何以獨無對

曰秦貪而多求求欲無厭是故西戎閉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  
也言我防秦之義故絕之也然則人主貪欲乃異物所以不至不可不慎也

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  
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

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  
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

李由之母少寡與李亨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任於魏王  
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

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折毀  
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巨故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

亦不知其父者也言今四方之遠假有如巨者巨又不能通於遠故言誰耶故以孔子之父為之言孔子母死殯  
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為葬問耶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

則聖人與臣同者也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得孔子孔子生而叔梁紇乃殯於五父之衢即人執父之母誨孔子死葬於防山孔子疑其父墓如母誦之也孔子母死

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  
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

關子文生於淫而不害其為令尹楚關伯北儲於初子之女生子文却  
曰見之懼而婦夫人以告遂收之楚人謂乳穀謂庚於今李由可則寵之

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  
欺九人則九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不為君之故誣相以顯由

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自勳而益其垢猶抱  
石以投溺愈不濟矣言李由若可用則寵之何患人之言若以仲尼之事折毀由者則由之惡名愈聚是猶

而益始掘石而掘溺矣魏王使相國脩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

燕是時乃趙孝成王也燕謂早燕亦作宴問子順曰今寡人欲來北狄不知其所以

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

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斗荅曰夫

欲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

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荅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

五彩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熟五熟謂五味之熟物此即我之所有而彼

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之矢之器具其所饒而輕

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窳

於衣食矣孽孽類言散備如之殆可舉捶而駟之豈徒弱之而已乎趙

王曰敬受教

枚產問子順曰枚產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欲學之然无

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

耕則常飢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范蠡本南陽人既与越王勾踐

雪會稽之耻乃扁舟浮於江湖更名易姓適齊与鴟夷子皮之陶焉陶朱公乃治產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後年老而讓子孫子孫惜業而息之遂至鉅

萬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牲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

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

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史記稱猗頓用益一起且夫為富者非惟一術今子

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荅曰吾貧而子問

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

士聞而欲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欲學學不

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殖貨

而問術於我且自貧安能殺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

之學不死也

東里閭空腹而好自賢欲自親於子順東里閭人子順弗下顏

顏色而或曰夫君子之交於世士亦取其一節而已東閭子疏達

禮之亮直大丈夫也亦推師貞丈人吉王弼以為丈人求為先生役而先

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

周公之行也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詭

詭非聽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鬢眉實美於

人聖人論士不以為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

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為愚者也特其虛狀以不德於

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官他見子順曰魏他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

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貴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

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官他曰將適趙

公子謂趙公子勝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

能稱也官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

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是時燕相乃昌國官他曰將適齊民

孟申和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容子也

他曰然則何嚮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官他曰唯先生知人願

告所擇將往底焉子順曰濟子之欲則宜若仰成子者也昔仰

成子自魯聘晉成子乃仰過乎衛右宰穀曰止而觴之陳樂而

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

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

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

乎皆衛三十里聞竊喜作難衛獻公以師曹亂出奔齊孫文子奔惠

衛公出奔齊孫文子奔惠右宰死之還車而臨三

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  
其子長而反其壁及其壁与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微謀仁可與託

孤廉可以寄財者其郅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庇焉可  
也若人如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

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嬖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  
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文咨夫不害前政

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言寧順前政而有成孰子順曰民之

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

年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

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

子產到僑相鄭始改政一年輟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位

之孰殺子產吾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生初相魯二人

謗誦曰鹿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鹿裘裘投之無郵鹿其皮

以為衾加錫衣以朝斤大子也芾小貌投弃也戾動罪也及三月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衾

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衾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

生亦不異乎聖賢矣衾衣公侯之服章甫魏王謂子順曰吾欲

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穆王周

子各滿葵畿內之國祭公為王卿士謀父字也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

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

無欲之士焉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

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

制君安得而臣之伯夷叔齊孤竹君墨台初之二子伯夷名允字公

養老柱婦之乃武王伐紂叩馬而諫義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焉

論勢第 十六 蓋論諸侯強弱之勢六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當秦時

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巨

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故復

之之志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

以為資賣其國以收利又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

利而祇為各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須

其變也也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

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故秦始自雖并天下財五

明安子順安立月餘項羽誅之遂滅秦五國約而誅秦魏公子无忌既自趙歸率楚齊韓

莊襄王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子順未入諸侯留兵於成阜

成阜故堯空子順謂市市子曰市立子守市立此師楚為之主今兵

罷而不散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子曰先生幸而教之願以

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

集又久師於市立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立以償兵費天下之

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為矣王故不卜交乎

楚王曰奈何子順曰王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立五國重王則

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立此卜五國交

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敬諾而五國散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悼此君之下吏計

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比目魚以

不比不行南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

越謂之板魚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

少息猶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

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上捷亦猶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孰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卅之明君也韓王謂宣惠侯之子韓自宣申不害一卅之賢相也申不害李李黃老王也乃昭釐侯不來侵伐於昭侯二十二年死韓與魏敵倂之國而釐侯執

圭見梁君者梁君即魏王也非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為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己以

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謂策其事而後言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

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言今宣惠王弱於昭釐侯之時魏均於始之魏均

也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

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好也除有勝之小忿全執主之大明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殺如

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為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弊而擊之言秦勝則我因服秦或秦敗則承其弊而擊之時武安君嘗伐

然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常屈今皆良將何弊之承輩為秦將皆良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脩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

暴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言秦既勝趙必更他求當加兵於魏故曰受其師先人有言燕雀處屋宇母相哺煦焉其相樂也自以為安矣竈龜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變不知禍之將及己

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齊攻趙圍廬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廬丘奔晉趙使孔

青帥五萬擊之孔青趙齊軍獲尸三萬趙王詔勿歸其尸將

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弟悲

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

苦胡異焉言死既一則歸尸與不歸尸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

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費也歸

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費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費也故無

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士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

之謀其利博哉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

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君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

素殮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謂致其國魏三遣使入其館

謝曰寡人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

先生為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犬馬之疾不任國事苟

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

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荅曰吾將行如之山東之往

則山東之國將并於秦言如往山東之國則山秦為不義二所不

入遂寢于家秦意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是時魏曰如之何

荅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是時子順已還魏

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弃之不如

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人能弃之弗能用也能死

之不能弃也此人過也言弃其地不如用其地以攻守為易死其地

不在弃之用今王云地數百里云城數十而患不解魏自秦昭王

之得其宜數十名城以秦東師矣是王弃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

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帝王為太此王能死不能弃

子肯質秦

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虧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益

身患而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報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

氏乎秦始皇既立以信侯呂不韋与太后私通後恐竟禍及私求雖嫪毒詐為腐特太后共雁宮受幸之事皆决於毒

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言強門閭廊廟內外亦皆如是

令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爲嫪毒功卑身尊秦以固嫪毒至受以

國贊嫪毒也則嫪毒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

交最焉天下之上矣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乃王以此交秦為天下之上矣孰不弃呂氏而

從嫪毒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軟節第十七夫臣即之固莫右乎伊尹故趙孝成王問曰

趙孝成王問曰趙孝成王乃惠文子之子立二十一年卒昔伊尹為臣而放其君其

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荅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

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為名而先生稱禮何

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荅曰其

在商書太甲嗣立而于家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

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

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此文与尚書差多疑其未刪舊語尚存是言太甲在

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

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

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

見怨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魏安釐王

子立三十四年卒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梗亦有大丈夫

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荅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

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荅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有鄉趨

十始來游李於齊義王辟鄰最為老師三為祭酒齊人或讒之乃適楚而春申后以為蘭陵令後廢因家蘭陵肯疾蜀出之政推儒墨之道



德之華者數方言其辭  
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負每以其法

相人千言不失言後即之相法夫駢雖方而心必圓心圓則多安數臣見回非不偉其體

幹也然其疑其目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諂得罪

新垣固謂子順曰魏安釐王昔使新垣固乃行族賢者所在必興化致

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

蓋子順相魏九有陳大計魏不用遂謂其而數復于家者也答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

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殺立不暇

何化之興秦自昭王以還已并東西周諸侯國是時秦政始立有吞天下之心故曰殺立不暇昔伊摯在夏呂

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昔伊摯在夏呂

亦不能使夏商治之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

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

下盡為秦乎始三王二十有六年并天下為三十六郡季節見於子順季即魏子

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

飲也孔曰日不舉而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

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天下之高士子順曰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

其魯仲連乎魯仲連文齊人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嘗游趙陞

單婦而言其功奇歌爵之魯連乃並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王曰魯仲連強作

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欲

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欲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寢習

與體成習與體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虞根將說之士為趙孝成王上卿後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即義稱吳端摩

政謀九八篇以刺諸國家魏齊曰子無然也魏齊魏之公春秋

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

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去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  
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春秋經因以為名焉  
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宣公八年平仲策之夷維人舉貨盡公社公喜  
見行於世吾聞太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  
所謂貴賤不嫌同各也史記述无禪氏以平封禪之事司馬相如  
不為於十言切名雜同而其對自殊元斥怪也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殺之以五絲趙王大  
悅申叔以告子順申叔魏人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且放之  
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  
今善申叔曰敢問何謂不公對曰夫雀者取其谷焉則宜受之  
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  
矣昔虢公祈神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更受田之祥也乃周惠王

魏一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二虢地也虢公使祝應宗示區也區耳區耳神  
賜之土田反區曰魏其亡乎吾聞之國將亡與於民將亡聚於神魏明  
正直而喜者也依人而行虢多京德其何土之能得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叔問曰大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唯韓盧宋鵠獨否  
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鵠白黑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无忌死韓君將親吊焉无忌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  
外秦兵不敢出公子威振天下  
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求晉謝安令毀公子於魏王後果使人伐  
公子將公子自知以毀廢遂謝病不朝與宣公為長夜飲竟病酒而  
卒是時魏為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鄰國君  
從故將親吊焉其子榮之  
吊君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无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二君  
乃止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不遇其時也其子子順  
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  
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

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父子皆賢為論三異從哲人正士

於而說亦可焉矣

甲叔問于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荅曰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曰得稱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言得稱其非則君有

所憚而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之言非禮意也言此

禮之言非禮之謂當禮受放之臣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

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皆非禮也荅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

有侯使晏子請建室於魯晏子遂與羊舌肸各言其國將亂之事晏子既陳屢賤而踊貴於君其君

為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問所宜亦荅以其事也景公素繁於刑有富踊者故對曰踊貴屢賤故景公為

則省刑故曰叔向諫而稱之非特言君之非也

魏王問于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

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云國何

故也言往日中山嘗天雨其穀何又亡其國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

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

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皆說種之其義一也詩大雅生民

嘉穀雖在維祿住以去天應竟以顯后稷為之下嘉穀若中山之穀妖

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鄒文趙之賢人王曰其行如

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遊以道文與之

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

先生知之乎荅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



孔叢子卷第六

臣咸注

詰墨生第十八

墨翟當戰國時有弟子禽滑釐手三百餘人孟子稱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楊氏為我墨无墨也墨氏據安其心也而无父无君是禽獸也其著書証稱孔墨之爭故孔對詰而下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

孔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為賢聖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

曰聖明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弑

君非賢聖之行也楚昭王卒公子闢乃與子西子其弟迎昭王妻越

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大夫号曰白公白公楚之臣也白公好

丘而下土後晉伐鄭告急於楚使子西投鄭受賂而去白公勝怒乃

逐子勇士口口手能殺公白子西子纂於朝因劫惠子置之高府故殺之

楚主說者屈固負王法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報楚車王之律共知殺

詰之曰楚昭王之也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

衛楚昭王卒惠王二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為白公史記

年此六十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

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二你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

卒十旬矣孔子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卒白公墨子雖敢謗毀聖

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公悅之封之以尼谿史稱景公欲以尼

齊邑也諸本晏子曰不可夫儒家居而自順天命而怠事崇喪

或作難記也遂成盛用繁礼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孝不可以遺子家公曰善

史稱墨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

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貨不可以為國今孔子盛容飾繁登路

之礼趨拜之即累世不能殫其孝當年不能究其礼

尼欲用之以行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去此文微異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為非儒惡礼不敢崇喪遂哀也察

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為政

晏子答以礼云景公曰礼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礼於政與天地  
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礼也晏桓子卒桓子嬰晏嬰安斬衰枕草菅  
經帶扶藿菲食粥居于倚廬遂衰三年此又未以異於儒也

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鷓鴣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鷓鴣夷子皮蓋以馬車為之吳王夫差取五子臣尺盛以鷓鴣夷子皮之  
比云鷓鴣夷子皮蓋言若鷓鴣夷然范蠡去越之文自白号鷓鴣夷子皮田常  
乃田和之臣田常殺田公立平公遂專齊政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

常病之陳常即田常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

常殺其君孔子素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田常殺者謂孔子請魯討之  
而哀一不聽是不樹子皮可審也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冢而奉季孫季孫三桓之家  
時重魯改

詰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

附意謂向  
意附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囚則孔子赦

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算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

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買無貳藜藿羹不粒之食七日若算豚飲

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

以義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季路以衛出公  
結纆而死孔悝竟

位鞠躄為社公孔悝乃孔圉之子之  
前囑之難處之亂子以時不與陽虎亂魯陽虎欲尺殺三桓載  
詐而得脫三桓弗躬以中年畔漆彫開形殘形殘  
患疾

詰之曰如此言衛之亂子貢季路為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

孔聖與蒯瞶係亂子路聞之而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後往是時子真為魯使於文月之有弗躬以中年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彫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

也今孔子相魯為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案如此辭則景公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而去非聖賢

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怪可也不然則不然矣言晏子前稱孔子所為皆非聖賢之行此又以為聖相是先後相次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

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言事孟公莊公景公三君皆得

順似諂而不正若有二心然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興尊順也聞君子

獨立不慙於景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為辱言孔子伐樹於宋前弑於衛

身窮陳蔡不自以為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不言小人則相毀如是君子則不然

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整莊公怯而晏子

事之以勇景公後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言晏子為國與君所蔽而韜

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

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

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言君之心非一名有所蔽也嬰事君之心非三推正而已孔子聞之曰

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女子

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眾則有孔子乎對

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且女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

兄之悌弟也言盈成匡乃人父之孝子兄之悌弟其父尚為孔子門人盈成匡之入三孔子門人不在

之列七十門人且以為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脩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

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

賢矣

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

其母死服衣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

非不能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

空用晏子為引而同于己適證其非耳言墨子以親死欲不哭於

用晏子為引上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言墨子以親死欲不哭於

曹明問子魚曰曹明未詳何許人子魚孔鮒字觀子詰墨者之辭子順之子為陳涉博士至五十七

事義相及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言墨子今已死使其

答曰苟得其禮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

前也言詰之得其禮百墨子吾益明白矣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

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

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

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

猶居處勸惰廉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原憲字子思季羔

一食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

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

民者眾矣未能以聞者未能有善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

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

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無疑



矣

獨治第十九此言行已如是則可自拔不謂獨治於已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

倦季則謂子魚曰季則蓋魯三桓之後大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為於世

者也今先王淡泊壯務脩无用之業當身不蒙其益百姓不獲

其利竊為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

文者可守成今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

取吾脩文以助之守不亦可乎且吾不才无軍旅之任徒能保

其祖業優遊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幸可矣蓋任乎對

曰吾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

時變今為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法仕秦

叔孫通魯之詭人秦時以文章徵待詔高祖漢二年天下以為博士

尹曾謂子魚曰尹曾未詳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為答曰

為治也世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陳餘大梁人後為張耳與韓信擊破趙并陞軍斬餘活水上秦將滅先王之

籍而子為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成

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

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張耳大梁人數餘年少父事耳

為劉項交莫高祖為布衣時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而人姓名俱之陳涉起耳餘謂涉後餘說武安君武臣立為趙王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後有

陳卒斬解水水上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

兵於陳款以誅秦餘謂陳主曰今必款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

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

祖業不為時變其父相魏其峻也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

各謀侯世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

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承願千金加束帛以車

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

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王又聞子賢欲諮良謀虛意

相尊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以務子魚以霸王之

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諮度焉

子魚名射甲陳人或謂之子射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焉王其

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

父怒曰估亂僭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跪謝

遂不為顧王心慙焉遂適博士大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

然塞於禮義以啓於姻婭唯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

言雖能為丈夫然禮義則塞而不通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

開明雖而不能曉達惟幸訓誨以免愆戾政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禮言即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媾之與

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厥

欲收之於後也願先生脩明其事必奉遵焉對曰昔唐之內

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禮稱其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是也妻之

父母為外舅姑爾雅云妻之父為外舅妻之母為外姑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婚

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嘗

以此質臣之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

此悉以親配非尚於德德年非尚於德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

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詰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邪服不言及言同姓而無服者對曰先王制禮雖國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

其列籍也繼之以姓而無制醜之以良而無殊各隨本屬之

以救屬國近則死焉之免危服屬遠則吊之而已禮之改也

是故臣之家也孔氏之別姓於弗父之廟別姓猶言別宗弗父何宋

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孔氏大小宗別於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

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王之言厥義博哉

真久雖固敢不盡心固情言

問軍禮第二十一陳王波請問軍禮子魚答之乃獨專于篇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下有道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正歲賞軍師武人于朝

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子墨冬以級

授軍司徒指扑北面而誓之以其級授其鞭扑誓于社以習其事先期

五日大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

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

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成謂師律已成定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

以齊軍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言以大司馬奉所遷廟社之主無

遷廟主則以敵幣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車凡

行主皮圭幣帛皆舍奠焉而後就館言廟社行主及皮圭幣帛之主命每所至之地

則先告奠而後就館于有尊也舍常釋音與釋同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

于道左社主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

將戰大史上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罪狀告之

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師陳列車甲卒五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

誓使周定三令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

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禡於所征之地禡師祭名也柴于上

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頌兵傷上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

類禡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

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力

刑罰戮于社主之前書稱用命則賞于社弗用命則戮于社然後鳴金振旅有司編

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国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

于祖禩然後入設奠以及王設奠反其主若王命則卒奠效于

埋之于廟兩階間言埋五則反社王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

學以訊馘告太尊于群吏用備樂饗食有功於祖廟金爵策

動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

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忘其國中之事即

戎師陣則忘其家忘其家之為故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齊盛

服設奠于祖以詔之詔告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

首而受命受命天子當階南面命受之節鉞大將受命謂受命天子

乃東回西面而揖之謂轉南面自東亦弗御也謂既揖然後告

太社社宰執蜚宜於社之右左傳云戎有受服南面授大將太

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

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

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

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国先鋒入

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駟騎

赴告于載囊囊大雅曰載囊弓矢天子素服哭于廟門之外三

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軍敗三日哭

輕重之差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師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

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大師曰古之禮

固為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

其人蓋言田道之人

答問第二十一

武安軍治陳王瑒有附同子  
臣得詳答之故以各篇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曰武安君大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

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侯夫弗犯

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

歷遠過女致勸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

聖人無世不有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世

之聖人也子以為奚若

韓非喜刑法名術之李本於黃老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作孤憤五刑內外儲說附錄

難十餘萬言後韓王遣非使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非李斯使人遺非遺使自殺然非知說之難為說難畫暴死於秦不能

自子鮒白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允恪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

以極天為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為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

也好事而穿窬全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贊欲以取信於群

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

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

亦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後有功

趙襄子立四年知伯中行攻地後知伯左驕請地韓魏與之與之入請地於趙不與知伯怒遂卒韓魏攻趙之襄子懼出奔晉王、圍攻晉揚群臣皆有外心惟高共不

取天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武孟同私於韓魏、與合謀反滅知氏共

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揚之難惟共无功襄子

曰方晉傷急羣臣皆崩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韓非書云夫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

難之豈有不似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衣

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瑶與韓趙魏伐鄭邀陳

垣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

哀公二十七年荀瑶帥師伐鄭次于平丘鄭驕公請殺于齊、師殺鄭知伯聞之乃還曰我下伐鄭不卜敵諷是此時知伯與中行氏諸卿適在而仲丘已卒也

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

意是則世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又手跪謝施施而退猶俯遂告人曰吾自以為學之博矣而可吞於孔氏方知學不偏然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大師曰寡人不得為賢所推而得南向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二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萬一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為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携抑久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荅曰封夏殷之後以為二代紹虞帝曾備為三恪格恪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二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荅曰各自用其正胡二代與周是謂三統周以建子為正子時為朔商以建丑為王曰正五時為夏以建寅為正寅時為朔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世之王於我何有吾亦自舉不及於周又安能純法之乎

### 陳王涉讀國語言申生事

晉獻公下伐驪戎史蘇占之曰驪而不吉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

有寵立焉天人生之育其娣王子驪姬請使人子申生王曲沃重耳逐蒲城夷吾於屈憂齊於絳後驪姬立愛齊謂申生曰君愛齊妾必速祭之太子於曲沃婦昨于公田驪姬謂宮六日公至而厭之公祭之地：饋之：饗之：饗與小：饗：饗姬曰：重耳奔蒲：杜原轅申生：孟于城：姬遂請二公子曰：比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呂氏：齊於：云申生遂以餓死：康成稱：推經：顧博士曰：始余信

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互何如荅曰王何謂哉王

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而以信謂獻公以讒姬為信而受其言人之夫婦夜泣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

首猶然况國君乎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互之辭將欲

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子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

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女史舉則左史書之舉動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為式惡以為戒廢而不

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

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

皆責實事累累若貫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

也今幸得聞命寡人之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為將西入關將以誅秦秦使將章却距之

陳涉與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陳王以秦國之亂

也有輕之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士大師諫曰章耶

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今王使使需然自得而不設備臣竊

感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

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

生無累也謂先生息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

言當為攻我之備也恃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

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已而告人曰儒者可

與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國大兵衆無備

難恃一善射百夫決拾章耶梟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

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

以人間近事喻之言欲先生以近事為之議王曰流俗之帝臣所不忍也今

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言俗事臣不忍言今王命不敢違故下以梁申喻之臣昔在

梁梁人有陽田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言其驍勇若骨騰肉飛然

手搏蹀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禮教不立妻不畏憚浸

相泄瀆方乃積怒妻坐於牀荅焉左手建杖右手制其頭妻

亦奮羞因授以背使杖擊手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

不能只鄰人聞其凶也凶人當作凶人藉而見之趣而救之  
妻愈贖忿莫肯舍旃或殺其裳然後乃收以无敵之伎力  
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以輕之无備故也今主与秦角強弱非  
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慮  
之也王曰譬類誠住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无後救  
却遂進兵擊陳王師大敗

博士凡仕六旬老于陳將没戒其弟子曰襄長九尺六寸首与

大守年五十七魯天下有仁義之国也戰国之世謹頌不衰且先君

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處濁世而清其身多儒術而知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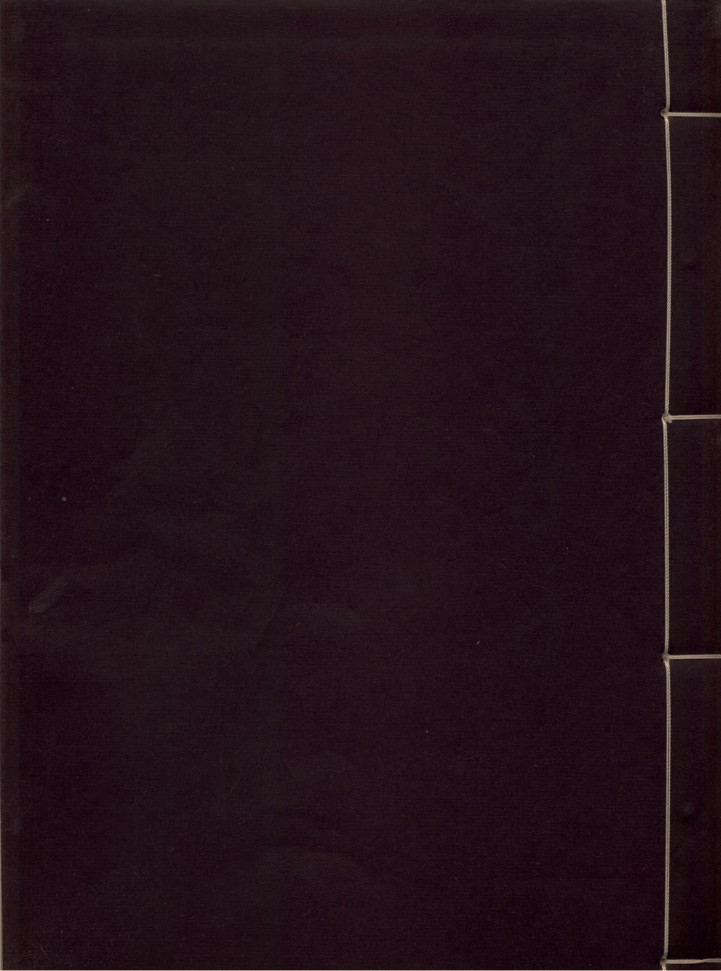
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叔孫通與口之

文李待詔博士漢王入郢城通以弟子百餘人降漢後定漢儀拜為奉常尋為太子大傅惠帝復從通為奉常

# 孔叢子卷第六







孔叢子

四





獸動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敬駕之者其刑深虞候苑令虞之候林苑之令也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

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置網羅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

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忡耳目喪精值綱而衝局

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扞讚咸稱曰工言車徒之徒轂并以稱其工亦乃縛以

絲組斬其牙支輪登交文或作枝与惰同言獲獸車多可指其輪輪登滿轍式高載歸家孟賈

破髮頭自躁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万

歲斯亦略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此

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

被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

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改其心乱民命其必散國

乱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乃頓

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

塘既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本共枝條脩遠揚天繞連枝倚鄰其

房或拳勺以逮下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累疊鬱蔚茂翳沈

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鶴集聚百變其音爾乃觀其四布運

其所臨南垂太陽北被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干半

項清室莫与比深托是朋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

觴般核紛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言考以先王之禮賞恭

罰慢事有紀網洗解酌樽兒爵兒光亦兒觴爵爵一云罰爵並揚飲不至醉

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

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揚楸依我以生未經一紀我賴以

寧暑不御箑淒而涼清內陰我宗外及有生物有可貴六何不  
銘乃作斯賦以叙厥情

鴉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鴉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吉凶之  
符觀之歡然臣見孝經書在德為祥并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  
不踰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已賈誼為長沙王傅  
有鴉飛入誼舍正  
於坐隅鴉似鴝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  
沙自傷悼以鴉請不得長乃為賦以自廣  
咨我令考信道秉直亦在  
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間唯人所求聽天  
任命慎厥所脩拙遲養志老氏之疇祿爵之來祗增我憂時去  
不索時來不逆度幾中庸仁義之宅何思何慮自今勤劬

蓼虫蝨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京園周旋覽觀懸乎南  
藩觀茲茂蕝結葩吐榮猗鄰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蠕蟲厥狀似  
蜃群聚其間食之以坐於是悟物託事推况乎人勿長斯蕝莫  
或知辛膏梁之子豈曰不云推非德非義不以為家安逸無心  
如禽獸何逸必致驕驕必致亡匪唯辛苦乃丁大殃

言是蟲受辛而弗以為辛猶高梁米之  
子浸驕而不以為驕遂至乎大殃

與從弟書

臧報侍中從弟乃相知也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欲按亂反正  
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猶言希流學守株比肩皆  
是眾罪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仁弟道未  
信於世而以獨知為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辟去正  
於紛擾之際欬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歎  
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叢者哉言既得屋壁之書安  
固為傳邪說遂復昌襲

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唯聞尚書二十八篇禮記二十八宿謂  
焉至然也何圖古文乃有百篇邪壁書未出好作之李  
說者以為堯舜同道弟素常以為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  
堯典自堯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道亦俗儒群驅狗吠雷  
書所錄同不得其髣髴豈能明聖道之真乎知以今離古之疑篆推科  
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焉之傳時安國所得壁書背科斗文  
字遂以今離古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故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  
惟世移名制變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温敏既善  
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縱使來世亦有篤古  
碩儒其若斯何若斯何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  
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顏閔不歿游夏  
更生其豈然乎其豈然乎不能已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隸書傳滋滋晝夜衍衍不息  
善矣人之進道唯問其志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石為  
之穿蝸蟲至弱木為之弊夫雷留非石之鑿蝸非木之鑿鑿然而  
能以微脆之形陷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  
之未可多履而行之乃足佳此言古訓有之謂故學者所以飾  
百行也侍中子國字國安明達淵博雅好絕倫言不及利行不  
欺名動遵禮法少長操故雖與群臣並衆近待見待崇禮  
供執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庭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  
漢書云侍中此二一石元負左蟬石貂本秦丞相往來殿內故謂  
之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藥器虎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  
以其儒者特聽掌詩不亡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  
御唾壺朝庭廷策之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於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出

臧子琳位至諸事亦傳齊問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

徒光光字子夏父霸字少孺成帝即位奉為博以其祖有功德而

邑主廢絕分所食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為關內侯茂子子固

生子印為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印生仲驩為博士弘農守

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將京

師與劉歆友善劉歆字子駿成帝召見為黃門郎與父同領校

探向死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時為侍中上歸賦數術方技元所不

卿居本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宜以注項論議與

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史丹字君仲宣元帝成帝為上將軍薨

曾親近在左右九四人族至為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

子立生子元以即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

故或譏以為不恤於進取唯楊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

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為建新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

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

且習與子幼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

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王莽當作

之子以疾遺身不仕漢書稱子建少遊長安與崔家友善及家仕工

一蘇意連耕太尹肖勸子建計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各

從所好不必善也道既乖矣請從此辭從此辭遂歸終於家臣咸今詳述世叢

之文其理不與善書同而其名異且漢書稱世叢以疾遺身不仕蓋後

疾愈復仕故子建絕子俱漢書誤作仁義之義字可辨也光武中與天下未悉

何則詳連叢文毅誤作仁義之義字可辨也光武中與天下未悉

從化董憲為曲身等部眾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

患之是時闕里无故荆棘叢生一旦自闕廣千數百步從舊

講堂坦然至里門府君大驚謂子建曰豈卿先君歎令太守

行饗食禮助太守誅惡邪子建對曰其故府君曰為之恣何對

曰庠序之儀廢來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為盜

或聚或散迷有堅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礼內為禽之之備

外示以簡易憲等无何依眾觀化可因而縛也府君從之用格

憲等鄭永字君長初事更始人亡歸光武拜諫義大夫時東海人董憲起兵其裨將屯兵於曾侯官百姓乃拜永為曾郡太守

守求到擊討火破之降者數千人惟別帥彭豐袁休休常休等各歸

人稱將軍不肯下頃之孔子湖里元故荆棘自除從樓堂至於里承

異之謂府承及曾今日方今危惡而關里自困斯豈夫子設令太守行

礼助言殊无道而乃會人衆修脚射之礼清豐等共會觀視敬因飲會

之豐等亦欲南水乃持半酒勞饗而潛挾兵而承竟

李為議郎博士南海太守生子豐子豐以孝行聞三府交命委

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初元歲建初元歲大旱天下憂之問

群臣政教得失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為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

為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

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自故散

積臧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為成湯之事焉天子納

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

子和史作孔信字仲和此書蓋孔氏子孫所集故多不書其名然字子又與史異

太口大夫鮑彥曰鮑彥史无其傳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元疏

色厲於莊儀容水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或性

玄靜不与俗競氣不勝辭音似若无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

者是為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

觀之以表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乱如何

取實乎子豐曰大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慮協

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通變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

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功成矣即所謂寬柔內思不

報无道之強豈待形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荏高氣元房

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愎非強者

也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  
公也察志在觀其履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  
強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一言而  
得其極雖十言而不能奪者唯析理即實為得不以濫麗說  
辭為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无主俯  
仰為貴固貴勢而附從託浮說以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  
理故冗長濶殺之言而衆莫能折其中所以為口貴而无得也  
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量者訥言得  
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  
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偽使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為  
辨而莫識一言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折分理揆度真偽固不  
知所以精之如自為得其謬感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  
特之知困於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乱以謠聲明者不可眩以邪  
色而世人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无此二者填得之  
半也

###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竒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襄成君次儒第二子之後也  
孔聖朝子次儒孔聖年之子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漢授皇太子經元帝  
即位以所賜爵與內侯号襄成君霸四子長子福次子達第三子首弟

家于茂陵以世孝子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魚亦  
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於其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  
孝才亦若也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

之誥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孔禽字君南亦朝之曾孫少  
後劉歆受春秋左傳歆

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後為武都太守弟奇其孝洛陽舊  
以奇經明當世去官守約辭固卒于家奇傳通經與作春秋左氏  
劉言刪定其義也王莽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以大將竇融

為家常為上賓從容以論道為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

守剛公更始初獻見東方尚履不敬曰閑累世在何而知其

去俗即將家寓而此後事光武為大司空及顯宗朝年十八薨每與其兄

議孝其兄謝服焉及世祖即祚君魚乃仕官至武都太守關內

侯以清儉聞海內先生雅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

左氏傳之難者集為義詁發伏闡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

李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求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

行于世乃校其殘編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

子儻肯遊意幸詳錄之焉子豐善於經孝不好諸家書鮑

彥子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

讀之令人斷氣斷氣猶言絕然方自知為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

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

語何如子豐曰不急爾彥曰且效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醜小

人擊缶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豕少擊壤上化使然又

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為爾鮑子於是屈而

無辭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

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

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飯子

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

李家陛下謬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禮聖

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

為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

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

祖之靈貴召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擊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顯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東下道高公曰曰曰曰其受其屋三鳥曾其人者所以崇德作聖臣宗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

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

卦林占之謂為不吉語子和曰蓋辭乎卦林高作易林案後漢崔駰家直者易林六十四條崔駰

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天子所

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震疾浸而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

彥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微不就養志于家長彥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諷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

魯奉車二乘辭曰吏稱薄破令許君然勸令返會載樞而返則違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為得願

子死疑荅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虜乎吾其定矣是時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

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為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誦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邢得成長彥頗隨時為今

學季彥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隋時為今全吉言

華陰張太常時去彥番華陰然張太常其華陰之人故本沈其名問如何斯可謂備德君

子季彥荅曰性能沈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廉

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俱立捨己從善不耻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謂聞疏信之若此可謂備德矣張生曰不有孝悌忠信乎荅曰別而論

之則應此條翹而目之則曰孝悌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魯人有同戚之計而死者欲為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王及以君命同盟霸主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觀天子有交燕之歡同名縈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

崔駟學於太學

崔駟字耳伯漢肅宗巡守方岳駟上四總頌帝雅好文章見駟頌頌嘆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

此葉公之好龍也及憲為車騎將軍駟為揚後出為兵史長不之臣卒于而糧之鄧衛尉欲錄焉鄧衛尉乃鄧訓即禹之子謙恕下士无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建初三年拜

謂者後拜張掖太守護老校尉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授之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貺未至或欲豐之

然後乃致乎荅曰家物少須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眄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為贏非義崔生所不為也且今已乏矣而方須租入是猶古人欲决江海以投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曾過梁相曰此子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文姜齊女為魯桓公夫人桓公與齊侯通焉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拉殺之齊侯會于棠遂與夫人姜氏如莊公即位夫人遂于齊不稱姜氏以示義也絕不為親即凡爾

齊侯通焉齊侯使公子彭生乘公拉殺之齊侯會于棠遂與夫人姜氏如莊公即位夫人遂于齊不稱姜氏以示義也

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

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皇清規字威明為要統滎軍尋為尚書後遷弘農太守封壽成侯

後漢封不受轉為讓差校尉五聞孔氏真父之後禮別子為祖繼別

後德伯李叔能傳祖之業者常在竹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如

之三宗也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為業

者非唯經傳而已可以孝則孝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

无可无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具於得道非末嗣子孫所能及

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二仕則仕能孝則孝自伯祖之子孫世

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孝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壹故孝不稽

古仕无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

言是故弗克負荷已答曰伯之子孫今可其仕季之子孫何所

能任所以世得聞焉且人之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

王伯霸禽雖致泰幸皆當以不聖家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

曰善既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

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答曰吾其然此君來

言頌哉相侵故傲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

長孫尚書問季亮曰長孫尚書本无其書處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

之德惡乎齊荅曰德行邈於世智達秀於人我於如此矣曰

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无形然後稱聖爾如處士所言大

賢則能為之季彦曰君之論具右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无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无形雖離婁並照將何觀乎離婁古之名曰瞽也帝時人黃帝亡其玄味使離朱索之離朱乃離婁也能視百步之

外見秋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在人念思道德猶為聖人聖人大  
聖之末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彥曰孔大夫乃孔曼字元世世朝七世孫少習家季大尉季

以師喪在官卒於家去方正對策不合乃許病去後徵拜議即補洛陽令

大夫蓋時以邑稱法今朝廷以下四海之內皆為章句內學漢

士論以經術為內學以諸子雜說為外學故褚季孫曰臣幸得以經術為

節而好讀外家傳語又東方朔以好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

皆當季彥時方尚解文乃以章句為內學以經術為外學焉而君獨治古義治古義則不能不非

章句內學非章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世今古

義雖善時世所廢也而獨為之必將有忠盡固已乎答曰君之

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為孝二知乎孝愚乎大夫曰學所以

求知也季彥曰君頻日頻日猶聞吾說古義言輒再稱善其

使人知也以吾章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

善二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孝為人謀如此於義何君且君

子立論必折是非以見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

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子不要祿貴

得正義爾復以此受忠猶甘心為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

傳義孔安國嘗為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

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五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吾猥為祿

利之故故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為先君之

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遠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

此蓋為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直君子恨不

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悵然曰吾意實不及此也敢謝不敏

楊太尉問季彥曰楊震字伯起明經博世見无不窮究漢安帝永平

議秉叔太尉印綬詔還歸本切為司徒後為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舉等

即因飲餞而卒時年七十矣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群籍而

世不歸入儒何季彥父子和為臨晉令不歸答曰不為祿學故



也惡其醜止竇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憎疾但以所據者正故  
衆人不能周爾免害焉幸何大儒之見歸乎

季彥見劉公劉公本無其名客適有獻魚者公孰視魚歎曰厚哉

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爲之肴衆座會誠如  
明公之教季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

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  
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二有知也伏羲始嘗草木可

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之生也  
蚊蚋食人蛆蟲食土非天故爲蚊蚋生人爲蛆蟲生地也知此

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本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  
哉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永初二年乃漢季安皇帝時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

河南四縣雨雹如椀杯大者如斗積禽畜雉兔折樹木秋苗盡  
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取陳歌故

季彥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貴臣擅權母后黨盛  
多致此異然乃漢家大忌時下邳長孫子逸止仲淵第聞是言

也孫子逸史無其石止謂止於仲淵所而聞是言心善之因見上說焉上召季彥季彥見  
亦德陽毀陳其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脩聖德慮此二者

而已矣二者謂貴臣擅權母后黨盛夫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  
崩地震白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之中鄧石稱制而

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漢孝傷帝誕有百餘日即位鄧太后臨朝稱制改延平元年河東垣山崩即

國三十日前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史稱延先元年河西大雨  
香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陳變青乃召季彥見  
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遂有此對帝默然左右皆惡之  
季彥聞  
之曰吾豈容媚執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曾舉季彥孝廉

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孝憂遂止乎家季考為人謙退愛  
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富貴者  
視之如僕隸其筆則與誥成章其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  
莫不推先以爲措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月丁丑卒

史稱年  
四十七

孔叢子卷第七

孔叢子釋文

嘉言第一

長音安施商移切或弛詩止切好禮虛到切事夫風無切使于疏史切遇

弛許偉切後廖丑鳩切與在預音切為病于偽切夫三折上音扶下音食列切已之已人切

已並養里切既宴伊甸切夫死扶音切與計預音切盍姑已上音轉下音以夫以音扶擊

方胡計切又音詰填堂練切已矣音難易下音以富說輸切知

者音夫不音扶

論書第二

曠夫風無切已歿以音切已之音彫日以中切之惡烏各切論事音錯行音

樂七各切之下音落愀然七小切而已音惡觀烏大音麓音已而音暗迷

錯七各切裡燔符素切死難奴旦切與於預音切祗祗音夷切刑錯七故切三監

孟長稟兩切所任汝鳴切除過古即切應之音長長兩切

記義第三

籛夫許記切施人施智切名獸舒王切相室息亮切從死才用切長者長兩切好

人虛到切譽已紀音切好外虛到切下音瘠色秦音切女知音智音草音今德力正切任

臣汝鳩切下音已上音已上音以其知音智音使宰音切音使于音切音

以遺以辭切若夫音扶使人音切音舍實音私昵居實切造周音切音蹈踏音上音力音

澳乙六切苞苴于余切好賢呼告切下音幽悲巾切造周音切音蹈踏音上音力音

步切下音與於音預將音意音切音蓼莪音切音裳裳音切音焉施音切音

刑論第四

刑省所景切隆典古巷切折民之列切弗勝詩證切又書無別皮烈切

刑重直龍切民價求位切惡之烏故切不省所景切夫赤音扶折音獄音切音

非從音牆音客音則已音適爾音施音切音不中音切音比罰音切音斷者音切音

之悖滿沒之枳諸氏切亦作痾惡其烏攷切間居音開

記問第五

孔伋音級析薪先的切負荷下可切任賢似鴛切函聞訖力任去汝鴛切

之知音智難者加于切實難世周切息鄰似鴛切操曰七到切已得以音焉

師於度切梟鴟上堅切慄焉尤夔切所好唐到切只且上諸氏切使以乘下切蒞

施上方切繼切下後亦切自頤伊盈切蔓延亦去聲永歎他下切涕實羽敏切使使亦作隕切

上奕士切下踐史切車子昌遮切鉏商林魚切五父方短切麋身亦作麋切今

見賢適切應之於證切

雜訓第六

由砥諸氏切不與音預相好虛到切舍玦上音捨下古穴切珠瑱他向切子車於切

於邾徒甘切而別皮列切使以同下當免云運切疏遠音陳為屬音珠玉切今名力正切之惡烏谷切各卑以音受禪時駮切舍適上音捨下音的

居衛第七

可將切下亮同百乘繩證切君任汝鴛切不訾切嬖後適齊施隻切相易

賈益蓋切寄帑徒曩切有奇居宜切折臂食列切秃骭下晏切皆儻衛主切

不與音預禪大牢泰音不累力倦切惡有音烏其行下孟切行行上下孟切行

只上音音自契私列切亦作便高同磨祐後切追王于况切大王泰音不為于夷切同千

乘繩證切焉得坡度切珪瓊才贊切拒鬯上音鍾下丑虎切宣父扶雨切適宋

巡守音守禪泰時戰切亦作禮禮曰墀時戰切齊車劍皆切金奠上音內納賈

音賈音好惡上虛到切象生音石闢音日齊側音

巡守第八

公儀音第九

參音三音要利和消切其行下孟切過行下孟切胡毋音甚易以啟切

抗志第十

鰥魚姑頌切一勤音房使乎疏史和者胡卧切以長丁丈切無巴音

故使來士切舍所音捨必疣音尤期大居之切為人千傳切府藏才浪切之分

扶問無伯如字又汨之切不禁居吟切適觸施隻切自累力切四

乘繩澄切鯨焉許既切祭膳符表切已優音以同行志庠庚切已丁音重

違直龍切已言音談說說武銳切屬耳之款切喪也四浪切卒盡即律切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話

莽牛蓋切頌賦甫還切聚撲傅木切模梟髡結切開徹勑列切造

七到切替剋將廉切

廣言

憲何喝音麗著直略切脩抒直呂切此辨匹彼切印我俄剛切顛和口俞切

切汨滑切古忽切炊也香斬切煇乾欣衣切作燦桑感切勦截楚交切碎除

比激切甚忌渠記切燿之稱延切

廣訓

惡平音聲赤滄華切華羽鬼切方輿上符方切鹿鹿杜丘切麋

麋麋矩切曰哇莫江切

廣義

曰梵渠管切亦作博曰彊陵之切屬婦時款切非分扶問切曰難乃版切曰

而切女六

廣名

之沾余廉切從先牆客切之賄梅鳳切之隙徐醉切之殫羊至切之室毛昌切

切又充

廣服



便者號史切蔬食音一夫膏切降節如字夫豈音扶欲強音巨必當

丁浪錕吾上公譚切皓然胡老切少寡燒照切高相好虛到切折毀游列切

五父音合合葬音閭梁紇下沒切輓父死賊切大行下孟切於音雲乳音

於菟上音烏女妻七計切橫生戶孟切由惡烏各切使相樂土切修好

虛到而燕音強之如不已音粟於音悲此負音擬音疏音達音疎音踐音之行

下孟詭音黠音度音骸音度音各音稱音膏音論音士音盧音困音宮音他音唐音何音切音作

難乃且相惡烏各切而臨切鴛舍音捨相魏音魏喪職音喪鹿得音喪

而帶博蓋切又音幾乎音

### 論執勢第十六

求從將容切數被龍角切好卑虛到切惡尊烏各切二難乃且切目累力累切

質秦音致嫪毒上即到切在喪如字

### 執節第十七

義強巨兩切強強作同談說音贊省刑所省切問相音亮士行下音切卒

不遵律切學音行下孟切

### 詰墨第十八

崇喪蘇郎切惡禮烏各切直經子余切菅菲古顏切躬行切夷音

亦惡音相惡音同音惡疾烏各切行已戶庚切陰重植臙切強諫音

卒自遵律切

### 獨治第十九

泚水陳居切又音易操音食躁音名耐方邊切塞放桑則切媾音降殺

上如字下音免音弗音父音

### 問軍禮第二十

齊戒側皆切下音會奠音釋音節音餼音古獲音飲至於禁切執音齊音

### 答問第二十一

之知音智矣夫風無切當之字為韓于偽切下中行戶剛切說難音難

度其唐洛切知氏音智難之且音知伯音智施施余友切何施音何

三恪音恪其弟音弟第第音第累累音累使使上葉切何施音何

獸音蓋跌而音跌無累音無决拾音决梟將音梟扛鼎音扛雙蹠音蹠

連叢音連子上第二十二音上亦作音亦舍旃音舍今圖音今

相魏音相將事音將蓼侯音蓼轉相音轉繁說音繁使使音使

方師音方駢間音駢田豸音田乃乃音乃誇音誇日音日苑令音苑

怔忡音怔諸城音諸喪精音喪登較音登孟賁音孟洗解音洗瞋日音瞋蹂躪音蹂

柔自音柔至樂音至猗那音猗飲燕音飲洗解音洗瞋日音瞋蹂躪音蹂

鴉音鴉喪已音喪鵬令音鵬考考音考蕞蝨音蕞蝨蝨音蝨雅好音雅焉五音焉

事音事性分音性亢疏音亢知足音知謂強音謂剛復音剛

稱此音稱析理音析閹毅音閹折其音折揆度音揆斷音斷

氣音氣連叢音連子下第二十三音子

行非音行今史音今得與音得受致音受惡有音惡行高音行

別而音別交燕音交綈素音綈以好音以又數音又葉公音葉

販之音販為贏音為取後音取與殺音與預荷音預已以音已分音分

乎音乎幾於音幾已乎音已學知音學何居音何要祿音要音悵音音

惡直音惡知得音知省宗音省捲杯音捲驅圓音驅乘陽音乘

孔叢子釋文終

孔叢子釋文終

孔叢子釋文終

孔叢子釋文終

孔叢子釋文終

孔叢子釋文終



後序

目咸詳孔臧續連叢子二篇至與子琳書而止自叙世而下逮季彥卒悉孔氏之後人術案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為褒成侯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世祖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志卒子損嗣孝和永元四年徙封襄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世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復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為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為恭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為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為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為紹聖侯唐太宗封夫子裔孫德綸為褒聖侯由漢平帝至唐子孫龍衣封不絕不審何人修續之然當在桓靈之際故獻帝時國絕此書遂已而无續焉

後序

孔叢子者先生廣平公序之詳矣先生頌得是書未幾因頌憲計二政于嶺南公餘遂釋而進之

先皇帝嘗賜金紫以寵嘉之然尚藏于秘閣而天下樂聞乎道者欲有之而未能得逢字于先生之門得其本又可私善諸已而已耶因命工刊焉庶乎與樂聞道者共使知逢之心異蔡邕帳下之論衡云耳時嘉祐八年癸卯冬十一月日門人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孔叢子/題〔漢〕孔鮒撰,〔宋〕宋成注.—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12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643-6

I. 孔… II. ①孔…②宋… III. 雜家 IV. B229.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4)第134640號

ISBN 7-5013-2643-6



9 787501 326433 >

書名 孔叢子(全百冊)  
題〔漢〕孔鮒撰 〔宋〕宋成注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ishb@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印刷 造紙 華寶齋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二二·二五

版次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二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643-6/K·977

定價 七五〇圓

